# 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读

刘凤翥

当前契丹小字的研究重点是解读，即释出每个单词的字义和构拟每个原字的读音。解读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审慎的研究工作。一般来说，所解读的契丹字应能照顾到前后文，尤其是已经解读的前后文的文意，使文意连贯，不仅在这个地方讲得通，在其它文献碑铭中也能讲得通，即达到一通百通，并且能在契丹语所属的阿尔泰语系的其它亲属语言中找到语音根据。这种解读成果的正确性就大一些，令人信服。本文试图尽力遵守这一准则来对下述若干契丹小字进行解读，并就正于大方。顺便说明，本文引用的满文和蒙文的转写，所用音标并不一致。一仍各家之旧，并不加统一。笔者在行文中所用音标均为汉语拼音方案。

## 一、“翰林”、“都统”和“疆场之事”

解读契丹小字一般都从《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》（简称《郎君行记》）入手，因为它有对译的汉文，限定了契丹小字部分的解读内容，易于鉴定解读效果。本文也从《郎君行记》入手。

《郎君行记》汉字部分一开头为“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”十字。为了正确解读与这十个汉字对译的契丹小字部分，学术界历经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研究，至今才稍有眉目。王静如教授首先解读出、两个契丹小字字义分别为“大”、“金”①。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又解读出为“国的”之意，为“可汗的”即“皇帝的”之意，为“弟”之意，为“都统”之意，为“经略”之意②，为“沙里”即“郎君”之意③。由于为“崇”的音译，故知的读音为 ch④，为“祖”的音译，的读音为u⑤。又知《许王墓志》第十八行的为汉语“都统之”音译⑥，因此可以判断于义虽为“都统”，但不是音译的汉语借词，我们曾根据和两个原字的读音，把释为《辽史·刑法志》中的“楚古”，并认为它有“都统”之义⑦。在《许王墓志》第十八行作，在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九行作，从而得知、、、三原字读音相同，和可能是的行书体或异体字。后来我又把的读音构拟为 gu⑧，这就与“楚

① 王静如《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》，载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1933年第3本第4分册。

②④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、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契丹文字研究小组《关于契丹小字研究》，载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77年第4期。

③ 清格尔泰、刘凤翥等《契丹小字解读新探》，载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3期，参见第377页。

⑥ 同②。

⑦ 同③，参见第378页。

⑧ 拙撰《契丹小字解读再探》，载《考古学报》1983年第2期，参见第270页。



© 1994-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古”的释法发生了矛盾，不是**** ****两个字读音为“楚古”，仅仅一个****字就有近于“楚古”的音。我认为在这里与其把****释如“楚古”，不如释为“旗鼓”二字之音译更为妥当一些。在满语中，“旗鼓”也是汉语借词，例如“旗鼓佐领”满文转写为 cigu niru①。

既然****于义为“旗鼓”，那么****又是何义呢？为了解开这个****，我们不能不想到契丹小字《道宗哀册》第二行。这一行为哀册撰者的官衔和姓名。其中大部分都已被正确解读，只有**** **** ****三字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读。在这三个字之前的契丹小字为“阿思斡鲁朵御院通进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”之意；在这三个字之后的契丹小字为“试武骑尉臣耶律固”。其中人名耶律固是由苏赫同志最早解读出来的②。这一人名的释出对于解读****很有帮助。

《辽史·礼志》凶仪条载：“道宗崩，菆涂于游仙殿，有司奉丧服。天祚皇帝问礼于总知翰林院事耶律固，始服斩衰。”③从而得知道宗崩时，耶律固有“总知斡林院事”之官衔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沈汇同志把**** **** **** ****释为“总知翰林院事”④。虽然这个思路是有道理的，但哪个契丹小字与哪个汉字对译，并没有细加分析。我们不妨进一步分析一下。

契丹小字****为“字”之意，这已为**** ****(四字之功臣)、**** ****”(一字之王)、**** **** ****(契丹国之字)、**** ****(黑字)等大量的例子所充分证明，可以定而无疑。“旗鼓”和“字”均为名词，契丹语的语序是宾语在动词之前。“旗鼓”和“字”后边的****字按前后文意和语序应为含有“执”、“掌”、“握”、“秉”、“管”等意的动词。即执掌旗鼓者为武官“都统”，掌握文字者为文官“翰林”。旗鼓既是指挥作战的工具，又是权力的象征。契丹自大贺氏摩会接受唐朝所赐的鼓纛以来，一直对旗鼓很神圣。辽代把旗鼓作为国仗，有十二纛，十二旗、十二鼓。辽太祖时天子旗鼓置于皇帝帐前，辽太宗时天子旗鼓置于殿前⑤。契丹语以“掌旗鼓”来译释“都统”是恰当的。

在《道宗哀册》第二行，****字附有词尾****作**** ****，****为接在 u 类元音的词干上的所有格词尾⑥。这说明****字如同汉语中的“掌”一样是动名词，既有动词的作用，又有名词的作用。**** ****字后面的****字读音为 wei⑦，我们把它释为汉字“位”的音译在某些场合下是可以的，然而把**** **** **** ****释为“掌文字之位”虽然也可以，但总感觉有些勉强。

****字也出现在《郎君行记》第一行中的下列一段话中：“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”。在这几个字之前的契丹小字已全部释出，为“大金国的可汗之弟掌旗鼓经略沙里”之意，恰是翻译的汉文部分的“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”等字。在那几个契丹字后面的契丹小字也已释出，为“梁山之阳”之意。按着契丹语语法，翻译汉文部分的“猎于”等字的契丹文字应在于义为“梁山之阳”的契丹文字的后面。所以，按照对译的汉文推断，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 ****

---

① 羽田亨《满和辞典》第66页。

② 苏赫《故耶律氏铭石考释》，载《文物资料丛刊》1981年第5册。

③ 《辽史》卷50礼志凶仪条，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39页。

④ 沈汇《契丹小字石刻撰人考》，载《考古与文物》1982年第6期，参见第98页。

⑤ 《辽史》卷58仪卫志四，参见标点本第918页。

⑥ 《考古学报》1978年第3期第362页。

⑦ 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1977年第4期第31页。



© 1994-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五字只能是“向以疆场无事”之意。“向以疆场无事”按契丹语序应为“向以疆场之事无”。五字之中，只有第三字附有所有格词尾，从它所在的位置以及附有所有格词尾的情况推断，只有这个字为“疆场之……”之意。这个字的词义定了之后，其它各字的字义也就迎刃而解。为“向”、“昔”、“曾”等意。为“以”、“因为”等意。为“事”之意。为“无”之意。

于义为“昔”的字，由和两个原字拼成。与相拼为汉字“尚”的音译①，与相拼亦为汉字“尚”的音译②，故知与的发音相同。可音译汉字“察”③，的读音亦可为“察”。契丹语中有 zh、ch、sh、和z、c、s不分的现象④。于义为“昔”的满文转写为 cala⑤，第一音节 ca 与“察”发音相近，故可推知，契丹语中的“昔”与满文中的“昔”可能是同源词。我们还可进而把的读音推测为 la。

于义为“事”的字音 wei，明代蒙古语中“事”音“委列”⑥。的读音与“委”相同，这说明它们是同一词根。从中亦可窥见日本西田龙雄教授所推断的“契丹语比起中期蒙古语或蒙古书面语来，有着更为简单化的形式”⑦之一斑。

于义为“无”的根据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拟音应读音为 oune，明代蒙古语“无”音兀该⑧。达斡尔语“无”音 ugui⑨。它们的第一个音节在发音上亦相近。

既为“事”字之意，则直译为“掌管文字之事”，即“总知翰林院事”之意译。

《仁懿哀册》第三十二行的亦为“掌管文字之事”即“总和翰林院事”之意译。它与《道宗哀册》中所不同的是，在《道宗哀册》中宾语是“字”。而在《仁懿哀册》中宾语是“事”，于义为“字”的附有所有格词尾，使“字”成为定语，它是限定和修饰“事”字的。即掌管的事情是文字之事而不是别的其它事情。两个哀册中三个契丹小字的次序虽有不同，但由于调整了所有格词尾，所表达的汉语意思是完全相同的，都是“掌管文字之事”。

通过上述契丹小字的解读，可以说《道宗哀册》的前三行和《郎君行记》第一行已全部得到了解读。

## 二、“相貌”与“龙颜”

在契丹小字碑刻中，如同在汉文碑刻中一样，凡遇有称呼皇帝之词一般都另起一行或空格书写，以示尊敬。在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二十四行第十六字下面空格数字之后刻出了

① 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1977年第4期，第44页。

② 同上第60页。

③ 同上第59页。

④ 同上第40和41页。

⑤ 羽田亨《满和辞典》第61页。

⑥ 涵芬楼秘笈本《华夷译语》鞑靼馆杂字人事门。

⑦ 西田龙雄《契丹文字解读的新进展》，载《言语》1981年1、2、3号。刘凤翥等人译，清格尔泰校的中文译本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《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》1985年第4册。

⑧ 同⑥通用门。

⑨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《达汉满蒙词汇》第1册第8页和第35页。



© 1994-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……等字。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，音 lu，为“龙”之意。下边的中的原字音 da①。原字的音值不明，的字义也不知。但这一“龙□”指皇帝，可定而无疑。也出现在《郎君行记》第三行。根据它在《郎君行记》中的位置和前后的其它契丹字以及《郎君行记》的汉文来判断，应为“绘像一新”句中的一个单词，再结合 的词组来考虑，似应为“像”字。在达斡尔语中，“相貌”音 duru ②。在满语中，“像”音 dere ③。du 和 de 均与原字的音值 da 的辅音相同。根据语音对应关系设想，原字的音值可能为 ra。

“像”和“相貌”均与“脸面”、“颜”等词的含意相同。所以 释为“龙颜”是合理的。

《郎君行记》中字之前的字如按汉文部分硬译，应为“绘”字之意。然而由于其词根与“至”字之意相同，所以它应为与“至”字相近的“谒”字之意，而不像是“绘”字。倘若如此，则《郎君行记》里汉文的“今复谒陵下，绘像一新”一句是用契丹文“再来此地，面貌又善”来表达的。汉字部分的“绘”字可能没有表达出来。字之下的二字应释为“又善”。的词干为“二”之意，应为“二次”、“又一次”或“再一次”之意。根据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对和的拟音，字读音为 shan，把它视为“善”的音译是可以的。《仁懿哀册》第九行有，为“善日”即“好日子”之意。

## 三、“今上”与“复来“

刻于辽天祚帝天庆五年（1115）的契丹小字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十行开头三字为“道宗时”之意。下边有段叙述墓主人在道宗时如何如何的文字，接着空几格后出现了四字，直译为“今圣九五”，意译为“今上登基”④。

“今”字之意的契丹小字亦见于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五行，由于其发音为 dan，⑤我曾把它释为“可敦”的“敦”⑥。看来这种释法不妥，应予修正。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五行的字不应与上边的字相联，而应与下边的相联，全译为“今圣天清宁皇帝的”。“清宁”为道宗的年号，撰写《仁懿皇后哀册》时是在道宗朝，称道宗为“今圣”是合乎情理的。

既然契丹小字中“今”作，过去曾被误释的字就不应为“今”，而应为“复”、“再”等意。前已指出，原字的音值为 da，满语中“再”音 dahi⑦，蒙古语中“再”、

（下转 6 页）

① 拙撰《契丹小字解读再探》，载《考古学报》1983年 2 期，参见第270页。

②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《达汉满蒙词汇》第 1 册，参见第71页。

③ 羽田亨《满和辞典》第88页。

④ 王弘力《对“契丹小字字源举偶”的几点商榷》，载《民族语文》1984年第 3 期，参见第69页。

⑤ 《考古学报》1983年第 2 期，第269页。

⑥ 同上，参见第269页。

⑦ 羽田亨《满和辞典》第78页。



© 1994-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为“葫芦”的字记作 $to^{53}$，把义为“嘴”的字记作 $ŋo^{33}$，把义为“铁”的字记作 $ʇo^{33}$、把义为“六”的字记作 $ʈɔ^{33}$，把义为“暗”的字记作 $pjəu^{24}$，把义为“斗笠”的字记作 $ku^{24}$，把义为“弯曲”的字记作 $ŋkou^{24}$，把义为“糯”的字记作 $nou^{24}$，把义为“十”的字记作 $gou^{24}$，把义为“喝”的字记作 $hou^{24}$。这些字都是收韵字，而这份材料把韵母记作 ɔ、o、əu、u、ou 等五个不同的形式。我们认为记音人不会把单元音记成复元音，但把 o 记作 ɔ，把 ou 记作 əu 则是可能的。我们不能不从声调上找问题。我们发现阴入和阳入调的字除义为“斗笠”的字记作 $ku^{24}$，韵母为单元音 u 外，其他各字的韵母都是复元音。阴入调的 $ŋkou^{24}$“弯曲”，$hou^{24}$“喝”，阳入调的 $nou^{24}$“糯”，$gou^{24}$“十”，韵母都是 ou，惟有 $pjəu^{24}$“暗”的韵母是 əu，这显然是记错了，应当记作 ou，也就是 $pjəu^{24}$ 应当记作 $pjou^{24}$。其他调的字，韵母记作 o、ɔ 两种形式，$sɔ^{53}$“酸”（阴平）、$ʈɔ^{33}$“六”（阴去）的韵母是 ɔ，$to^{53}$“葫芦”（阴平）、$ŋo^{33}$“嘴”（阳平）、$ʇo^{33}$“铁”（阴去）的韵母是 o，这显然是把同一个韵母记作两种形式。由入声字的韵母是 ou 来看，这个韵合口度较大，可把 ɔ 改为 o。现在只有一个 $ku^{24}$“斗笠”不好处理。我们认为 $ku^{24}$ 是个阴入调字，按理应当记作 $kou^{24}$，不过记音人不可能把 $kou^{24}$ 记作 $ku^{24}$，所以我们可以作为存疑处理，即在 $ku^{24}$ 旁注上“韵！”字，表示韵母有问题。这样，这几个字应分别记作下面的样子：

| | | | | | 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| 酸 | $sɔ^{53}$ | 葫芦 | $to^{53}$ | 嘴 | $ŋo^{33}$ |
| 铁 | $ʇo^{33}$ | 六 | $ʈɔ^{33}$ | 暗 | $pjou^{24}$ |
| 喝 | $hou^{24}$ | 弯曲 | $ŋkou^{24}$ | 斗笠 | $ku^{24}$（韵！） |
| 十 | $gou^{24}$ | 糯 | $nou^{24}$ | | |

并加注说明收韵有两个变体，在入声调的字读作 ou，在其他声调的字读作 o。这样，我们用理论来指导我们使用早期调查的材料，从而不致把建立声、韵理论之前所记录的大量材料看成一堆废纸。理论应当这样被我们运用，不但指导我们记录新的材料，也可以指导我们利用旧的材料。

今后我们还要在实践中充实理论，即尽快找到同源字所属的声类和韵类，改正我们已确定的声类和韵类的数目，挖掘声调方面还没有发现的问题，等等。我们的任务还相当繁重！

（上接65页）

“复”音 dahihu①，达斡尔语中“再”音 dagie②，它们的第一个音节均与字中的第一个原字发音相同，这说明它们可能为同源词。

《郎君行记》汉文部分中“今复谒”的“今”字在契丹字部分大概是通过表示“谒”意的字的词尾表达的，很可能是现在完成式。

上述解读可能有不妥之处，欢迎批评指正。

①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《蒙汉辞典》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版，参见第1120页。

②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《达汉满蒙词汇》第一册，第58页。



© 1994-2013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